

美国印第安人生存模式的重构 ——路易丝·厄德里奇《痕迹》的后殖民解读

肖锦屏, 龙娟^①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文章从后殖民视角出发, 通过细读美国印第安女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奇的《痕迹》, 探讨美国印第安人生存模式的变化和重构, 揭露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以唤起人们对当今美国印第安人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对如何保存和发展印第安传统文化的思考。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研究《痕迹》这部小说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在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 印第安文化应与其他文化积极交流, 善于从其他文化中吸收有利于本族文化发展的积极成分, 从而使美国印第安人在多元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 路易丝·厄德里奇; 《痕迹》; 后殖民; 生存模式; 重构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2-0095-04

当今世界, 美国印第安人的权利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仍面临着被边缘化的挑战, 其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乃至生存都受到威胁。1968 年之后的“印第安文学复兴”时期, 出现了一批印第安作家, 他们通过描写当代印第安人的生存境况, 揭示白人殖民统治的后果, 呼吁保护印第安传统文化, 并试图改变印第安人的边缘地位。美国印第安女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奇就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一位。她深受本部落文化的熏陶, 其作品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等。其中《爱之药》《甜菜女王》《痕迹》《宾戈宫》, 被称为“北达科他四部曲”。她的作品大都描写错综复杂的契皮瓦族人的生活和他们当代美国社会中的种种遭遇。她的小说《痕迹》生动反映了美国印第安人在 1912 年—1924 年《道斯法案》后期印第安人的生存困境: 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被白人剥夺, 本部落的文化和传统遭到白人社会及其文化的侵蚀和消解。同时, 该部作品也反映了作者对如何保护传统印第安部族文化, 如何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中争取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 从而使本部落文化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思索。

目前, 有关印第安文学的国内外文学批评中, 很少有学者把印第安文学归入后殖民文学范畴的评论。后殖民理论家和批评家一般都强调民族平等, 追求族际正义思想, 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 要求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但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以来, 他们一般都将目光放在第三世

界国家, 西方国家中的非裔、亚裔等少数族裔上, 而倾向于把印第安文学排除在外, 如后殖民理论家鲁巴就是以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加勒比血统英国人为例来说明少数族裔在本国所处的“内部殖民”状态。但如果我们将美国印第安文学置于后殖民语境中考察, 我们会发现, 印第安文学同样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批评所定义的后殖民特征, “把印第安作家视为后殖民主体的一部分, 从后殖民的角度解读他们的文学作品”^[1], 是可行的。

自白人入侵美洲大陆以来, 白人殖民者先是对印第安人进行掠夺和屠杀, 转而对他们进行同化, 其实质是通过对印第安人实施教育改造, 切断印第安人与部落之间的关系。为了把印第安人从“野蛮人”变为“文明人”, 1887 年, 美国推行《道斯法案》。《道斯法案》又称《印第安土地法》, 表面上实行土地托管, 实质是剥夺部落对其土地的支配权, 其结果是印第安人丧失大量土地, 以致无家可归。《痕迹》所反映的就是法案颁布后期印第安契皮瓦部落为保护土地与美国联邦政府抗争的一段历史。

对殖民和后殖民按时间来划分, 认为后殖民是指殖民之后的时期, 显然是很肤浅的, 也是有局限性的。鲍艾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提出, 后殖民文学“倒并不是仅仅指帝国‘之后才来到’的文学, 而是指对于殖民关系作批评性的考察的文学”, “它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抵制殖民主义视角的文学”^[2]。阿什克罗福在《帝国重述: 后殖民文学理论与实践》中指出, 后殖民主义应“包括从古到今所有受到帝国

[收稿日期] 2008-12-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研究”(课题编号: 06BWW022)资助。

[作者简介] 肖锦屏(1975-), 女, 湖南长沙人,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讲师。

^①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义殖民统治影响的文化”^[3]。可见,后殖民更应强调殖民与后殖民关系的一种张力。鲁巴在《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中也指出,后殖民主义“不能从字面上被理解为殖民主义之后,而应该将其理解为殖民统治及殖民影响的论争”^[4]。他还指出,后殖民主义“不但应包括反殖民的抗争历史,还应包括当今对帝国主义和西方主流文化的抵制”^[4]。鲁巴这里实际上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少数族裔在本国所处的“内部殖民”统治。

印第安人虽然没有经历第三世界国家那样的独立的环节,也不像西方国家中亚裔、非裔等少数族裔具有飞散性,但自白人入美洲大陆以来,印第安文化和白人文化一直处于冲突状态,印第安文化在白人摧残下遭受重大损失,使其处于被边缘化甚至处于被“消声”的状态。在美国走向文明的进程中,印第安人做出了巨大牺牲。根据阿什克罗福、鲁巴、鲍艾默等后殖民理论批评家对后殖民批评的定义,笔者认为美国印第安人同样也承受着“内部殖民”统治,将印第安文学归入后殖民文学是合情合理的。正如阿什克罗福说的,“美国文化也应属于这个范畴(后殖民文学)”^[3]。

二

“和谐、平衡、统一”是印第安人自古以来最本原的世界观。和谐,在白人入侵前,是印第安人生存方式的基本状态。他们认为宇宙由无数环形组成,宇宙是不断循环运动的,他们认为创世不仅属于远古,而且这个过程不断循环,也属于现在,而这些无数环形又最终源于一个神圣环形。部落的生命力和繁荣都源于这个神圣环形,而“只要圣环不被破坏,部落就会欣欣向荣,充满活力”^{[9] 199}。他们所信奉的创世神灵是一种非人格化的神灵,这种非人格化的神灵,把自己的精神注入万事万物之中,既超于万事万物之上,又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所以印第安人认为宇宙间万物不论是有生命的人、动物、植物还是无生命的河流,天体或雷电都有一种亲缘关系。“人、动物鸟兽及所有绿色植物共同分享宇宙,他们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孩子”^{[5] 25}。印第安人这些传统生活信仰和价值观念在小说《痕迹》中就有所体现。小说中一头母熊助弗雷尔产下她的第一个女儿就是一例。弗雷尔是纯种印第安人,是印第安传统的代表。母熊咬开塞子,喝了一大罐酒,然后就来到弗雷尔的院子,头昏脑涨。玛格丽特在照顾弗雷尔时看到了熊,就冲了出来,之后才想起自己手中没有枪,正当她返回屋子去取时,“这头熊象只小狗一样跟在她脚后,直到门口,玛格丽特一转身,伸开手臂挡住熊不让她进去,那头熊重重一掌把她拍到一旁,缓缓地走了进去,立起身子”^{[6] 39}。当熊进屋后,“弗雷尔看到了熊,她感到恐惧,顿时感到一股力量,使她从毯子上站了起来,生下了孩子”^{[6] 60}。宝琳取下枪,对着熊射击,“但是她说铅弹给了熊更大的力量……然后看见熊狂叫着奔出屋子,从我身边奔过,穿过灌木冲进树林,以后再也没有人看到过它,它也没有在地上留下任何踪迹,它可能是头神熊”^{[6] 60}。在小说中,是熊助这位印第安女子延续了生命,从而使印第安部族文化得以传承并延续。在这种亲缘关系中,印第安人最看重部族群体观念,部族群体是印第安人社会结构的核心。部族成员都认同和信

仰本部落的传统和价值观,必须履行一定的责任和义务,部族成员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在精神上都融为一体。而印第安人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是他们部落身份的象征,是传承部族传统和文化的载体。没有土地,部族文化就无法延续。《痕迹》中纳纳普什说过:“土地是唯一的永生的东西”^{[6] 33}。

白人入侵以来,对印第安人掠夺和灭绝未遂,便转而对他们实行同化,试图让他们放弃本部族传统,切断印第安人与部落之间的关系,使印第安人融入到白人主流社会之中。《道斯法案》实行土地分配,表面上是维护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实则造成了印第安人土地的大量丧失,从而使印第安部族文明受到了极大摧残。小说中我们看到弗雷尔、纳纳普什、艾里、奈克特、玛格丽特为缴土地税奔波劳累。最后,弗雷尔终究未能逃脱丧失土地,流亡他乡的命运。白人移民还给印第安人带来了天花、麻疹等传染病,由于印第安人对这些疾病毫无免疫力,结果造成大量的印第安人死亡。小说第一章开头就描写了印第安人的这一凄惨境遇:

在这场大雪之前,我们部落的人就开始死去,就像雪片,人们无声无息陨落,消失。我很惊讶还有这么多人存活下来等待死亡。我们战胜了南方的天花,顽强地活了下来,后来往西逃往我们签约的纳多西奥克斯。然后,又生不幸,从东部刮来风暴,政府文件,条款之风暴。逼得我们流亡他乡,无家可归^{[6] 1}。

部落制被打破后,面对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印第安人失去了民族归宿感,他们茫然不知所措,造成了许多印第安人心理上的异化感,小说中的宝琳就是典型例子。宝琳出生在一个“名字都已失传”的部落里,她向往白人文化,她向往像她母亲一样,她更向往像她祖父一样,因为她祖父是一个纯加拿大人。她说:“我是不会讲我们的部落语言的”^{[6] 14}。她还要她父亲送她去“白人小镇”,在那里,她可以跟修女学编织。在她和拿破仑的孩子玛丽出生后,她更是抹杀了她所有的过去,放弃印第安身份和传统,皈依基督教,希望在白人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重新定义自我。她认为她必须完全忘记她的女儿,把自己的身心都献身于上帝,致力于找到契皮瓦部落土地上的魔鬼并摧毁它。契皮瓦土地上的魔鬼是马奇马尼陀湖中的水怪密希比苏,在小说中是部落传统的象征。她经常去弗雷尔家,因为她知道弗雷尔是族人和湖中水怪联系的纽带。她发誓她要为他们“开启一扇门”,而不是由弗雷尔去开启,在她向基督教宣誓的前一天,她又去马奇马尼陀湖准备和水怪进行最后一搏,当她勒死湖边黑影(实际上是拿破仑)时,她相信“水怪那天晚上被她驯服,被她用铁链拴在湖底”^{[6] 204}。后来,她被派到圣凯瑟琳学校教数学。当修道院里的修帕瑞要她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女孩作出榜样时,她发誓要用自己的“影响去引导他们”。虽然她并不喜欢小孩,但她给他们讲授英语,让他们摒弃部族文化,并改名为列奥帕达。宝琳最终孤独郁闷而死,她的结局说明了摒弃印第安传统意味着身份的最终丧失。

与宝琳相反,弗雷尔·比雷泽则完全体现部族文化,她对土地最忠诚,她的身份也最完整。她是典型的印第安部落传说的药师女,具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十五岁两次落水使

族人怀疑她是马奇马尼陀湖中水怪的情人,她在某些方面确实显示一些神秘的力量,她对部落传统文化的捍卫是最坚定的,但纳纳普什说她只是具备一些她家先辈传给她的天然粗糙的神力,而不像他那样“没有一些故事或生活经验依靠”^{[6]7}。后来,神奇的力量逐渐消失,她试图用她的神力击退幽灵来挽救她的第二个女儿以延续她的生命和部族文化,却以失败而告终。白人入侵土地时,她也没能用她的神力保护好她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她土地上的树被锯倒后,弗雷尔把她的一些从湖中捡上来的石头,一些草药树根和她们的祖坟标志放在一辆她一个人就能拉动的货车,带着纳纳普什的祝福凄凉地离开了本部落世代居住的家园,前途未卜。她唯一存活下来的女儿露露也没能保护好,而是被送到政府学校进行同化。当白人已经吞并了其他许多部落的土地,已经威胁到弗雷尔的土地时,她还拒绝承认事实,她说:“文件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如此大胆敢吞掉埋葬比雷泽先人的土地”^{[6]174}。也正如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她的神力只能用在过去传统的艾尼施勒比(契皮瓦部落的口语化名称)世界,这种神力既不能从白人土地和商业价值入侵中拯救她的土地,也不能拯救她的部落”^[7]。弗雷尔的结局具有一定的悲剧性色彩,也表明了厄德里奇对如何保护和传承印第安文化传统的立场。就像托马斯·金在他的小说《绿绿的草,流动的水》中借埃利之死所表明的立场一样,厄德里奇所否定的“不是回归和重构本身,而是那种坚持身份与传统的本真性,坚持中心与边缘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僵化态度”。^[8]

三

小说中的老纳纳普什则是印第安部族文化的真正拯救者,纳纳普什的名字源自契皮瓦部落神话中著名的恶作剧者式的人物“纳纳伯周”(Nanabozho),恶作剧者不是我们字面上所理解的以开玩笑的形式捉弄人的角色。在许多印第安部族神话中,恶作剧者是创世者之一,是印第安传说中的文化英雄,另一方面,他又“狡黠,贪婪,残酷,甚至好色”等负面特点,是一个多面形象^[9]。他具有非凡的变形能力,能跨越动物和人的界限,并能跨越时空。同时,能利用自身特点适应自身环境。纳纳普什显然具有神话中恶作剧者纳纳伯周的一些特点。纳纳普什的父亲说:“纳纳普什,那就是你的名字,因为你和恶作剧有关,又住在灌木丛中”^{[9]33}。宝琳用巫术使艾里引诱强奸了莫里希家伯娜达特的女儿苏菲,加上两家原有的宿怨,在从教堂回家的路上,纳纳普什和玛格丽特遭克莱伦斯·莫里希和勒扎男孩的拦截并受辱。纳纳普什从大名牧师的钢琴上偷来绳子,设陷阱引诱克莱伦斯进行报复。但他同时也是文化英雄式的施恩者,纳纳普什并不是不懂法律,而是通晓政府法律,且精通英语,是老纳纳普什把弗雷尔从被天花夺去生命的家人尸体中救出,也是老纳纳普什利用自己精通英语和通晓政府法律这一点把弗雷尔的女儿露露从政府学校中救出,使部落生命和文化得以传延。小说中纳纳普什和弗雷尔都是印第安传统的捍卫者,但纳纳普什比弗雷尔更知道怎样来捍卫传统。

纳纳普什用印第安人特有的讲故事的形式对族人进行

教化。宝琳受白人文化影响,逐渐被基督教异化,而远离了她的部族。在宝琳来到弗雷尔的住处时,纳纳普什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女孩被洪水包围,这时她看见一个东西浮出水面,她赶紧游过去抓住了它,这个东西告诉她,她必须在得救以后做它要她做的事情,它才会救她。这个女孩同意了,水继续上升,首先到她的膝盖,最后水已淹没到她的胸前时,停住了,接下来是女孩兑现诺言的时候了,于是他们结合,不久一个小孩便来到世间。“这个小女孩是洪水的孩子,除了水,什么都不是。”^{[6]151}纳纳普什的故事和印第安部族的创世神话极为相似,水也是印第安神话中创世的源泉,伸出水面之物象征解救宝琳的印第安部族文化。纳纳普什讲这个故事是想用印第安部族文化拯救宝琳,暗示她不要误入歧途,应回归部族传统,而不是拥抱白人文化,在白人文化中寻求力量,同时告诫族人应该铭记和不断传承印第安文化。

幽默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印第安人往往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向后代讲故事传播部族理念 and 价值观。他们认为笑声更容易使听众接受他们的教导。“首先感到开心,快活,这样他们就更容易获得力量”^[5]。纳纳普什所具有的幽默感我们在小说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人家用现金买我们的土地,用这些钱你会怎么办?假设你有50美元你会做什么?”纳纳普什问。

“我会用这些钱买酒喝。”艾里说。

“那你一觉醒来,你会发现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纳纳普什说^{[6]99}。

当宝琳皈依基督教后,疯狂自虐以表对上帝的虔诚,当她故意把鞋穿错,而走路蹒跚时,纳纳普什戏讽道:“瞧!上帝把这女人变成鸭子了”^{[9]146}。

很明显,纳纳普什的叙述在小说中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出现的,这其中露露是听众,纳纳普什是在给露露讲故事,同时也将读者转换成为听众。因为没有文字,自古以来,口述传统是印第安人传承部落历史文化的重要方式。印第安人通过讲故事,使部落文明得以延续。从纳纳普什的讲述,我们可以感知讲述者和听者的亲密关系:“这是你进来的地方,孩子,好好听着”^{[6]57}。纳纳普什说:“在那疾病蔓延,饥寒交迫的年代,我是唯一存活下来的,我是通过讲故事得救的”^{[6]46}。对于纳纳普什来说,讲故事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和武器。

纳纳普什的故事也是对美国官方历史的一种重写。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话语具有意识形态性。历史不只一种,而是有多少种理论的阐释就有多少种历史,人们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被阐释过的历史^[10]。因此,历史是多元化的。同时,文本具有历史性,历史具有文本性^[10]。美国官方历史是代表白人殖民统治的利益,往往省略了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和侵略。老纳纳普什熟练地掌握了讲故事的技巧,“他的讲述重现的是过去的一种记忆,一种历史”^[11],这种历史是白人殖民统治下印第安文化遭受重大摧残濒临灭绝的历史。他告诉他收养的孙女露露:“我的孩子,我看到不为你所知的过去”^{[6]2}。“你就出生在最后一头熊被射死的那一天”^{[6]58}。纳纳普什的故事讲述构建了印第安人的叙述主体,对白人主

流文化具有颠覆性, 他的故事颠覆和消解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文化霸权。“只有朝过去看, 才知道现在该怎么做”^{[6]33}, “我看到的比别人在几百年里看到的还要多”^{[6]2}。通过给露露不倦地讲故事, 纳纳普什重新书写了印第安民族历史。

纳纳普什口头讲述部落的历史, 并不是他不懂政府法律, 而是通晓政府法律, 且精通英语, 只是他认为“风都比政府文件承诺要稳定”^{[6]33}。小说的结尾纳纳普什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智把露露从政府学校中救出来似乎表达了作者对印第安人如何保护传统文化, 在变化的社会中求生存谋发展所持的一种态度。纳纳普什先是用英语给官方写信, 然后, 设法找出教堂的记载证明他是露露的父亲, 从而有权决定露露在哪里上学, 让她回家。他说“自己当官是唯一能写信, 写报告……找出漏洞, 让你回家的办法”^{[6]225}。小说几乎每一章都是以太阳为标题, 表达了作者对和谐的崇尚和渴望, 太阳是万物生命力的源泉, 她希望这个象征和谐平衡统一的太阳的神圣光环重新回到印第安民族。但这种和谐并不是回到过去那种纯粹的祖先土地上的部落群体的生存模式, 而是在坚持本族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接纳和吸收新事物, 积极与其他文化交流, 在多元化社会中争得自己的位置并得到应有尊重, 使本族文化从而也使主流文化不断焕发出生命力的和谐。正如萨义德在《东方主义》的结语中表明的那样: “东方主义”的未来不是“西方主义”, 而是东西方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印第安文化和白人交流文化也应该是用一种平等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作为北美大陆的最早定居者, 印第安人有着他们独特而古老的文化, 也有着他们自己世代相传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念。白人入侵造成美国印第安人的社会边缘的他者地位, 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印第安人心理上的异化, 他们有的采取的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 排斥白人文化, 固守过去, 拒绝一切新鲜事物; 有的完全抛弃自己身份, 拥抱白人文化。对于如何保护和发展印第安部族文化, 厄德里奇是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的, 《痕迹》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小说的结尾纳纳普什“利用”白人文化把弗雷尔的女儿露露救出来, 反映了

他对“排斥”, “同化”这些态度的超越, 表明了印第安传统文化应该在坚持本族文化的基础上, 以一种开放态度与其他文化交流, 善于吸取积极成分, 从而使部族传统文化在多元文化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不断焕发出生命力。从这种意义上说, 纳纳普什重构了印第安人的生存模式。

[参考文献]

- [1] 王建平. 后殖民语境下的美国土著文学——路易斯·厄德里奇的《痕迹》[J]. 外国文学评论, 2005(2).
- [2] Boehmer Ellek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J]. New York: Oxford UP, 2005: 3.
- [3]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 Empire Writes Back: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olonial Literature [J].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
- [4] Lomba Ania. Colonialism /Postcolonialism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6.
- [5] Black Elk. Black Elk Speaks [M].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61.
- [6] Erdrich, Louise. Tracks [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Inc, 1988.
- [7] Stookey, Lorena Laura. Louise Erdrich: A Critical Companion [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 1999: 85.
- [8] 邹惠玲. “绿绿的草, 流动的水: 印第安历史的重构” [M]. 外国文学评论, 2004(4).
- [9] Ballinger Franchot. Living Sideways: Tricksters in American Indian Oral Traditions [M]. Norman: U of Oklahoma P, 2004: 136.
- [10]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73: 276.
- [11]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ve Americans' Survival Pattern

——A Postcolonial Approach to Louise Erdrich's Tracks

XAIO Jin-ping LONG Ju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Louise Erdrich is a significant Native American writer. Tracks is one of her important novels. By exploring the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tive Americans' survival 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ism, this paper tries to expose the disastrous legacies upon the native people by the white colonial power and thus evoke people's care about the Native Americans' survival conditions and their thought on how to preserve and develop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Simultaneously, this paper tries to conclude that within the multicultural context, native Americans should communicate with other cultures and thus absorb the positive elements to develop their own traditions so that they can find a space and articulate in the multicultural society.

Key words Louise Erdrich; Tracks; postcolonialism; survival pattern; reconstruction